

魏元忠郭列傳四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二

宋

奉

敕

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檢父不調整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上封事洛陽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鄆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示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彼愆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霸吳蜀用魏延群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本廣才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元不仁「不」負之終廷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人也身也其才也其祐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社歎也事

事

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

志也

以上得無

失職

人無

有治

軍無

常勝

將有能

否兵為

王者大

事存亡

繫焉特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

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

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我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

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

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言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

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為相變顏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

之眾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

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勛其公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耶待封至棄申喪

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

朝廷所少豈此一二入乎夫賞不勸罰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

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或可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

罰雖堯舜不能為公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此日征行虛立賞格

而無其實蓋忘天體之臣恐資勲庸望府庫留意雖力以為益國所謂惜毫

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今設虛賞之格乎自

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直偽相錯臣以

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

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育文昌

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

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

高麗楊公張君又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

敗重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

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且夕望也凡人

識不經遠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

前無所獲不積勝敗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

太陽有日然之入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

而後進哉臣竊道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關當以

矢并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利能殺臣橫尸敵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

虜聞官軍鋒銳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
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
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
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
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
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
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
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
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輒遷殿中侍御史徐勣業舉兵詔元忠監李
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為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
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
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
進討時勣業保下阿谿弟勣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
淮陰急勣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
苟有負則大事去矣勣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且克勣

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逆擊勞破之必矣壁之逐
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
猷脫身遁遂進擊勣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周興獄當死以平楊
楚功得流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
室子二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
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
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為中丞賊餘陷侯思
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
謗鐐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美耳彼將殺臣
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
州長史天兵軍大擄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
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答殺之權豪懼服俄為隴右諸軍
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擄管御史大夫元忠駁軍持重雖無赫
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
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
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戡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

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
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
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
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學
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
欺懼元忠之冤忘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
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遷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
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
朝用事群臣莫敢望謁言上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
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
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
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
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
韋月將勃海高幹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
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休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轉政天
下傾望異幹正王至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輿望天減陳郡男子袁

其安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
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
先正其本不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
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諸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經
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
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
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溫哉幕府者丈夫之
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
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縑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
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
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
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
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
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
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
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

客如蠅此朝廷五失也闡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刀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其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闡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關率授負外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負外置官非助桀黷夫人情自以負外更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備惟其人此言正負猶難其備況負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

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王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貪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關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謂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言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奏奏反狀辭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傳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再思相雅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以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庾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

十戶賜其子。是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臺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為周大司空。鄭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為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為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為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曰。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母幸與泰官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況萬葉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鄭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為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資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王請御舡。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璿唐駿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妻薛怨。婿婢答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主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再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為河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陟厚。弟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

今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睦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舍人與孫逖梁陟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不程考由是無遺材選吏部侍郎選人多為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摘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言詰議者皆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整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已出為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復又使韋元甫上書奏時號負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豸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壻韋元志左驗陟惶悸貶吉昌太守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從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調守吏為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充今若認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

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既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為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瑒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齎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瑒為地主為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策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衡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母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其本謀陟表廣琛為歷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傾軋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經入輔薦為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為林甫

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
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
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王第窮治饌羞
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爲羽澤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
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以五米成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甚受意而已
皆有指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孕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
家法脩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且日間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
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雁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

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顏真卿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謚王客

貲外郎歸崇節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又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
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
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
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綽爲太子少師
四弟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
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言立先立者有大雪在廷者皆

皆振裾更立斌不從足雪其幾至韃亦不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
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况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
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
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况雖世貴而志沖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
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理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丞業矣擢明經
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
定其制擢卷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
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皆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
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
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
督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綽綽開元時歷集賢脩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
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
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豆皆一小祀無飭
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綽請
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

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而以四邊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饗會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其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邊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實豐可去而盤于西極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篋篋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蘖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藪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銅俎邊豆簋簠尊壺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嘗曰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

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於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園躬稼所入菑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刺有司著于令不必加邊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器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邊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祔以近侈而見警抵巨聞里豪者流出於清廟其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洙等請如舊便宰相曰秦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案盛饗貴豐豈有外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編又請室加邊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饈饗饗之制可又詔獻爵視樂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二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編一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及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舅母不如同舅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齊親服且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

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部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其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因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廢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

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祖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祖免古有同舉總若比堂姨舅於同舉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亦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益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執計權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祖免請準制曰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王寢二十六年詔編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案緇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殿餘罷詔上元三年將拾身議者以禮緯三年拾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祫祭二家并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拾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

二年當恰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恰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恰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恰為平丘之會夏公如晉至十四年恰十五年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恰二十年禘二十三年恰二十五傳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恰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廢宗喪畢於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恰祭七是歲綰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恰祀禮最數請以夏禘為大系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綰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為永昌令犇車戰擊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峻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拙方為萬年令兄弟領大部時以為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公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柩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憲為僚屬後皆為

開元初陝學士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觀碑為時經綽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十餘以銅遺賓客其後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素所為文章六寶劍篇后覽嘉歎累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欲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重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開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且填廣調發耶者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乎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歟青

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
嫌阻積今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
其力雖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
中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皆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
叔僕羅兄優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
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
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優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
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
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
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更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鄯虔羅菟兵稅
馬於拔汗那往虔羅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
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優子以擾四鎮且虔羅往至拔汗那國四
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優子為敵況今北有婆葛知虔羅之西必引以相援
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羅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
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議攝御史中丞馬嘉賓持節安撫闕噶以御史
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

擊婆葛婆葛之使安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婆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噶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婆葛兵奄至禽闕噶殺嘉賓
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
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取婆葛婆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噶金欲加兵擊滅
我故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
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梯乃得罪流白州而赦
婆葛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整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
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
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統轄安遠城
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
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抱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
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
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
怒軍容不整引坐壽露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
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

卒年五十八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殿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匪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元振忠感既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堪茲邪之謀誠可鄙哉至隆后豔主以承遺德亦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即元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列傳第四十七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

唐書二百二十三

宋

祁

奉

教

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初調安定尉奉制策申利遷長安時畿尉之文章者駱賓王劉允業嶠最出等美授監察御史高宗擊豕嚴二州叛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光遠等獄將抵死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復驗德裕等囚知其冤不敢與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又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既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一月奏事母者所察吏多者少少亦十計要在品第敷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須各逐不暇欲盡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罷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死无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万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

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求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勸已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用臣言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此石善之下制於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眾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亦為臺侍郎會張錫鋪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為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務復為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巨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半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充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謙輒置嚴微服潛遊閱屢還正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祭宗廟蒼生何之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填爵賞為重冒級躋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

庶蒙害非求財助治之道也願愛慘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二而大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累非所以消蔽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苗長類廢俸祿顧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財曰財今百姓之憂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湯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入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疎恐通三邊多盜賊羣臣何財召募何衆閑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糴糶不廢而役輒增一官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此緣征成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入私度者幾數十方其中高屋多子黠商大賈詭作臺符屋籍心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吏移役藉產以州縣用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抵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方負願量留之餘勒還藉以杜妄費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乃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詔讓嶠惶恐復視事二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賞食三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誦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官中或請誅之張

說曰嶠誠憤通順然為當時謀敗非其主不可追罪太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除
州別駕監太子東門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至年七十嶠富平忠有所獨繼人
多傳誦其忠時記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
楊炯之等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猶老時學者取法焉
華嚴志云汴州人祖德言為秘書監與太子期諸路會雨雪入引避至忠
曰寧有為人期可以失信乎友至乃去眾歎服仕為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
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賊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輟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
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謀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
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
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曰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
祝欽明竇貞和賈至等罪貞和竇貞和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即劾太子以兵
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諍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
忠泣曰往者天祐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謀德天下莫
不聞陛下其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尋授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承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
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盛衰者此也今按用人多由貴要為務

節下相蒙苟得為是大官爵公器也因倖私惠也王者王可全其高之象矣
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謂開三言
朕月間空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皆之澤近戚有無任之請
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
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掌才藝而更相諂託詩云私人
之子百寮具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眾官
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
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其具具觀其事宰相子弟
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其
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姙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
嶠務自安無所弭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翁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
最憐我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傷女且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訛
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黨應坐而大
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嚶遣大目來朝見至忠風采遠迥畏俯謂
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
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鄴國

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真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為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遠發韋洵龍持其父極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姊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遠乎吾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肖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徵工部員外郎盧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陽人父瑒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微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鍊氣為辟穀登衡廬徃洋岷峨與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奏官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須穀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且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諂為忠犯愆為忠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自不避誅罪以納君於仁明主不

惡切諫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勞方而苦已也不然下以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還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藏用未執政意解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父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非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主爭先否者雖撓時行罰消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密令不上並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趣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耳藏用默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勣曾孫祖貞伯襲鄭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
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
遺隱下符敎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
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
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二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
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為中
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叔昆弟附屬藉三思封戶在貝州屬
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
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為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
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趙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
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
韋家入請避之巨源曰吾大巨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
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博士李嶽直請謚為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
為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為非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
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奕然甘肅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曰汝不好書而

教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子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託自長安丞為右臺侍御史
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
蕭至忠善自新豐永為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昶訥為使昶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
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為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
溫乃為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
俄授涼州都督為政嚴下皆服憚人為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
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秘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
進中宗時有巫趙技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
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奏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貶江
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飭百度有司讓
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
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
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護利來曰詔送金鏤且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
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

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眾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為單于都護恩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龍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初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堯詎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肅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府內庸人不能發擢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乎不明身揣岷陳信自取之歟

列傳第四十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唐書一百二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身觀中為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六尺好學仕為孝節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言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再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謫曰羅織其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勳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寢寤陛下以賢職夷朝廷又安自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養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言事相王而夏官本兵官非惜死恐不益主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請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將軍張東之等謀

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
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宗
曰比與計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曰終節也由此獲罪
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
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其閑既禁兵
崇與宋璟建請王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為主王恐太子懼上疏
以崇等其間王室請加罪貶為中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修簡肅
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
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力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
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
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
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
先盡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
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
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閭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戒

里貢獻以自媚于公卿方鎮浸示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至更相
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數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
接之以禮可乎燕飲羣羣月將以足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善言臣皆得此逆鱗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王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禁造
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
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公封
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疆丁因避賦役至不
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臣用教人以道真教
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更帝左右
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
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豈當與沃
至用郎更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
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
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蠹賊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
皆有王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蹙乃可盡古有討除不
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

災者當以德首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為主
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
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
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
昔魏世山東蝗少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
所在充滿加復蕃恩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
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唐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
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
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
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野詢逮亡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
專任崇第餘僻因近舍客慮會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
就客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
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麗尚食踵道崇以館局
華大不取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賂當
死崇素親倚崇奏營減帝不悅時曲救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室政引朱
環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

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且傳
巡撫德以爲至謹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壘而唐因之且山有
朽壤乃崩况木積年而木自腐蟲蟻手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開中
元年輸餉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臣自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
行期舊廟難復元蓋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
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問伊公年八
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丁未年追
贈太子太保崇析此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奢多貧困至貧
是勝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碓既盡有之至相推倚以殖廢陸賈石苟言達
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遺妻遺妻以薄葬知直識去身貴
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必奢靡爲孝令死者戮焉暴骸可不痛哉死者先知
自同葬豈煩奢葬使貧者知神不在極何用破費徇侈乎吾亡歟以常服四時
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母以入墓崇亦不帶帶及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
與之對辭而與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自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
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軀美戮爲天下
笑五帝一時公不喪子兄不哭弟致善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官則

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大死
者生之常事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竟曹植不得為此崇尤長生之理處以無
畜思之為宰相常兼六部故屯成在候三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
故老推尊遇宗每見便歎為之喪去與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威干政
之後獨近大壞先天太室相至一一人之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免職脩
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廢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書成于下而權歸于上
矣然資權謫始為同州張說以美承慙譚趙彥昭劾宗及當國諺曰權傾五霸申款
崇它日朝眾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宗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
有憂痛不在足間以故曰岐王薛王愛弟張說輔臣四客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
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正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
選知古憾焉時宗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舊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
宗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甘為人多欲而寡慎是
必當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之大喜問安從
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等必謂其寬和而請之者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
古欲正之崇曰臣子無他德惟知古知正外必謂陛下私臣臣止然空罷為
二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宗同姓同名之入后時太子行至開元廿時帝號更

以今名三子昇昇并皆至卿刺史

並少脩謹始宗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事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是
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從亦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處為睢陽太守及
太僕卿後為尚書右丞子閑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因強使薦升及
免為宰相仙客妻以閑閑坐死升時永陽太守曾孫合助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
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傳覆按便以田歸使合劾
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

司勳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
諫議大夫更潮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等譖逐擢
索大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助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
厚薄終喪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若穴墳曰復
直堂中刻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升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王文憲塞進
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毅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
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自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請說曰名義至重

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芳多矣若不測者吾而問故將與子偕死
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環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
觀吉凶者環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環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
國法易之等貴寵官言之且有禍然於義雖死不悔后不許姚璉環傳詔令
環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思解許收易之等獄俄詔原之赦二
張詣環謝環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
子首而令亂國經宜宴朝堂三張列卿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請事環虛立
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環曰才劣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囚寵
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曰宗六郎鄭善果謂環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環曰以官
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滿禮意易之等
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
獄揚州環奏按州縣總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在突仲翔辭曰御史中
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賊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虜
環復言龍右無繼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雖環出則劾奏
誅之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環者環乘庫車舍他所刺不
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曹侍郎中宗在東宮其真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

下與言得失連黃門侍郎武三思恒承寵數有請于環環厲荅曰今復子明
王宜以侯就第安得此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羣臣將告三思亂宮掖
詔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環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環曰朕
誅矣尚何請環曰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
帝愈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環權檢
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熾大饑三思使劍封租環拒不與
故為所擠歷抗相三州政清毅更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三思與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不
用二歲關隴不能給更置比公選流品有并環者侍郎李虛舟為登第之銓
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宜駐輦光範門同執武以諷環曰今有大功宗廟社
稷主也安得與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為楚州刺史歷充
襄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
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
人以竹葉為屋多入環教之陸反竹葉列郡肆焚如知棟梁利而無患召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少嶠舍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
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環曰陛下富春秋始守以道不治而罪二目縣

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遂命殯之環謝曰陛下向以慈惠以自言免之是過歸
於上而恩在下姑聽行非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
廣公為環立遺愛傳環一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日之治不足紀廣公以日當國故
為溢辭從成諛諛者欲釐正之請自日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環與蘇頌制皇子
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環奏言七子均養詩人
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正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
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日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
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舊帝已然可明日
復詔如孝謹者環還詔曰儉德之恭修惡之大也禮禮厚葬前出所誠故古基而
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祔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
有賢者斷其私懷也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官若謂孝謹踰制初
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
欣納而文德皇后略使厚謝章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
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以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
重戚不憂之用高家不寢不喪無之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
廷之政中官之美爾儻中官情不可在謹舉今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

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所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
賁綏綽四日四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賕郵火患罷不急之務
曰陛下德音邇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首以
所謂脩德也今固不擾兵甲不濫賞罰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所以
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堅意於行變動大以誠無事空
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事京兆人權梁山諫補鄭河南尹王怡等
往按牢械充滿未決乃命環為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諫稱婚集多假貸使致
并坐貸人環曰婚禮借索大同而在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
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環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
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環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於石
入觀者以誠終身賜賚屢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
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日官尚書省吏部
賦三條一曰賜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東興車幸環謂道左
詔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環風度凝遠人莫
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恩勸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恩勸曰以將軍貴

幸許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寇其疆數窺邊境九姓叛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祖數斬之蕃使郝靈仙傳言自京師靈仙自請還必厚見官璽顧天子方少恐後于龍蹈利者奉威武為國生靈故切之踰年統授右武衛將軍靈仙遂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閣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宜不夫聲歎息之身尚軍其妻衛昇大僕少卿尚漢東大守

渾與李林甫善麻諫議大夫原太守御使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氏一年庸相使東歸許穆甥女鄭真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己納之為朝宗為赤尉怒以都官郎中為劾司探訪無上數員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悉尚並以賊敗渾流高要惡流海原尚駐望海長史華衡亦皆失責得罪廣德中渾起為太子論德物議穢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荒飲排嫌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云云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臣之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云云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目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之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武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半恃其言可謂先見

唐三百年輔政者不為少獨前房杜後稱其宋何去君臣之通合美惡難



蘇張列傳第五十

唐書一百二十五

宋祁

奉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鳳之曾孫擢進士第補州刺史

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勅勅二州刺史時來修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亦州牧高下自有體

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後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擢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鉅力瓌單

身僕彼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關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且却進獻罪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

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吏相慶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隄正盡一月止使捉姦匿歲一括實極制租調以

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廢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僞偽相半請併并著僧常負數缺則補

后言其言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

外監支黨徧收龍間相煽說為亂瓌捕繫普思等訊普思妻以子首得

外監支黨徧收龍間相煽說為亂瓌捕繫普思等訊普思妻以子首得

五年春出外中有言多其年不可帝猶依
者進曰環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賊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於是使
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晉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論
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
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環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
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環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
環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
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右乃宰相
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環
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環正色曰遺制乃
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奴辜削相王輔政事環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
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
督諡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乘環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
陳當世病利甚多其溫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賊破杖友用事擢環正平不敢
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頤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闕六年詔與劉
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邦環諸子頤詵顯

頤字廷瓚弱敏性一覽三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
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
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罷復來俊臣等冤獄頤驗發其誣多從洗宥
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環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死
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頤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
差書史白曰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去所不
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
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頤
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母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乃者朕為卿陳家
先帝素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頤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
食給食自頤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
今朕得頤及又何愧前人哉俄龍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妹
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頤諫曰古稱兼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
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
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負勝哉遠夷左袒不足以辱天
子亦可見矣雖然其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投會濟

王于時上山人中有一
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至乘方騎
億不廷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聚往倏來敗不耻
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謂
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丞丞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
勞豈謂無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宜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
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平治其郊
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八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
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間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
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祠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
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考
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奪襦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
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
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
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
延以須西音亦會詳詢大破吐蕃得獲其酋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
頌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弟誓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

須營立後嗣謂河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
得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頤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璆有未及或少屈頤
助成之有不合意頤更申理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璟嘗曰吾與
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哭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不顧私
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
南諸州時蜀郡劫人流亡詔頤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贖頤尚簡靜重賦力役即
募戍人輸雀直開井置鹽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食糧時前司馬王甫
恂使蜀徵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輒頤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元
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謂頤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頤曰不然明主
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耶舊州蠻酋阮嗣達謀寇獲
謀者吏請討之頤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母得爾首阮蓋侮不敢侵邊從封泰山
詔頤朝觀壇坫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
上疏曰自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上
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
書頤累葉輔弼奉事聖主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服肱
之戚臣即發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

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頊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頊性豪儉奉粟米推散諸弟親族褚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時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今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頊叙事外自為文章云誥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頊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誥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誥子震以陰補千牛十餘歲疆學有成人風頊曰吾家有子果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適拜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爰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收相州震與留崔圓奔襄鄧貶齊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秦陵建陵國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幹壞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書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諡昭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政

王諫止之班拱中遷魏州刺史何炯饑前刺史昔暴口姓流徙幹檢吏言其勸課農桑由是流元景復以公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左官尚書來俊臣等忌之誣幹與琅邪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武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為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棚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之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唐虞氏姓姁姓族漸黃周秦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因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又視中后適者上陽宮院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嵯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何廣無梁起天千里苞從兵馬日費資饒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盈若丘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鐔柄巨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編小方方輻湊瑱郭溢郭併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

不知庇託孤博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
蕩誘上心削鑿起觀場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
土延木石運斧斤山峇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
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高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
所伏暴虎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麻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犬驚
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百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虜邊
南有夷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保居
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永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万年
蒼蒼羣生莫不幸其臣度勅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北之玩規遠
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按貴臣之意然不受死者懼言貴
不截耳后不省權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說廷對元忠无
不順言忤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免
既替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礼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
獨以礼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
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日而罪人得
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瀆惡慰勞之玄宗為太子

說與褚无量侍讀尤見親礼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皇業云二
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才
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語塞矣帝悟下制如
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
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通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
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
年為發寒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說曰韓宣惠
魯見周礼而歎孔子會禮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
謁當接以礼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文之辯由余之賢豈
之寒發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
衝之道納之曰是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
徙岳州傳聞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石
詠獻瓌其一紀瓌也候瓌忘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塞有勳
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我服見帝
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脩國史敕齎寶象即軍中論議朔方事大
使王琚誅阿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

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圍待賓道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末梨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方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關門百口為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二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元慮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雕上祠此禮廢闕朕甚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

並議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始階入五品從臣唯如勳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畝者十道勸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治選舉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方其言醜惡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蓐家人以瓦器饘糜粟鹽蔬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傳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重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再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鄭塞帝曰朕待王君莫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莫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莫破

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關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
曰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一匹
後瓜州失守君奭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內
出醖饌帝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為傳正會贈太師
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為製碑諡如太常絲是定說數氣即立然許喜推
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其為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
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書用入之長多引天下知名
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
江山助云常與集賢圖書之任間雖改仕一歲亦脩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
士辭曰學杜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集賢院故
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
長孫元忠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
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
無益國家者諫曰臣聞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與池觀或尚聲
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禮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

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
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公
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城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
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
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龍興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州
刺史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
烈冀得其趣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
授大理卿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為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
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
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為中書舍人

均尚書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為舍人諸父光為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
玄宗者均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所以所賜
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為帝贊禮舉上都雅帝悅之
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婿均頓
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乃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之

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灃坡力士歸曰祿山內機變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垼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垼為盧溪郡司馬垼自給事中為直學郎司馬歲中還垼為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垼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垼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垼安在琯曰臣之西當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士雙恨不大用吾自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垼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垼死賊中

蘇張列傳第五十

此等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然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者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敬之子產賢者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今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士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窳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一下相蒙寧盡王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蹠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子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還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者哉今

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僦炎曠成冷租稅減入疆
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母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貧外
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
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宜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省二使賢不自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竊見
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剽劫然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鎮磧
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更牧遐方是謂重茲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
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赴為盜賊由此言之
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監書曰旌別
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
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
其罪業為中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
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
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
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

一經之飾雖貴而事之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
京師學士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簞單藉門不施
簞曾風雨至舉席自障曰晏設食蒸豎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求治
切然事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閒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三留諸帝時
將幸東都留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
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鄆州聞望懷慎家環堵蕭然
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練帛賜之為旌旆其表
表未立停蹕臨視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韓瑗為之文
與早脩整為更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
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
寶不隊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壤
怪前守劉巨鱗彭果皆以贓敗故以象代之子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
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
已終尚書右丞并見忠義傳

李元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繁仕隋為屯衛大將
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

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禁
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宗時為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
有善政空厥貳元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數十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曰脩謹
仕為雍州司馬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
紘還之民長史實襄身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尹詔
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貧勞渠立磑澮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三都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
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擇一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三都侍郎條陳利害政得失
帝主之謂可承輔賜衣一稱綰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謹檢抑奔競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
殿賜羣臣龍衣時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入齋高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
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耕以開
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法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
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官公私相易調發

丁夫誠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牛
役為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為中官譏唐書見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
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曰言國史記人
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
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譏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
爭帝前帝不擇皆罷之以元紘為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
致仕復起為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
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賜給親族宋壽嘗歎曰李公引

宋遜之美黜劉冕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元曉為人所告詔
志推驗無實文曠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
織獄與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元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
補發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紉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
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客重暹會孚
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孚以狀言執政尋是擢
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

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遲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
驗虜以金遺遲遲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
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譌度積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
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遲往使安西虜伏其請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
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遲覺其謀發兵
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
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
綰三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為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
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遲為京留守遲率當
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叔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
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綰三百匹賜之太常
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遲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摠謂遲往
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王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
貞孝遲友愛撫異母弟其厚其為人士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
能以公清勤約自將驥驥為之白弱冠赴京不通親友獻遲以終身既卒尚書
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遲素志云遲子鴻漸

鴻漸字之異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
遂窮止於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
上解褐廷士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
所適議出肅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
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
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託河隴北結回紇即與國收其
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其馬牝馬各一獻其
器械儲厰凡最使誦誦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一朔方
而鴻漸與潛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
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
治兵畏敵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無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肅肅何也既至靈
武鴻漸即與冕等勸皇太子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言朝章操舊
儀設壇於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冠逆方結官罷壇塲
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
即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
史王政躬身走楚元為稱南楚肅宗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事丹

遭不肖所援聖化從此銷鬱鬱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
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
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
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
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
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足以修素行而不為徼幸茲偽自止流品不
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
所謂末者吏部修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茲而登冒
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
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
次者也乃不論其賢與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
能知人如知之難按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
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
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官內為官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吏加擇

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
人之憂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監抵此兩方以一
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之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
使毀譽相副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
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
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名進
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
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
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
補關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
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
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
書及所相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
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監章數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政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收心修之言不足
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

不平九齡為一言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興
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
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
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輒成選工
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
驛省家還中書侍郎以母老解官不勝哀有紫芝座側白鳩白雀巢家樹
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如議
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
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
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
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
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
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賜臣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制裂地以
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外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

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
等列陛下必用仙客且實取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
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失帝旨
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
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憂蒼然卒以尚書
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昔薦長安尉周
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漢州
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廢職也惟文史自
娛朝廷許其勝流父之封伯縣伯請還終慕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
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擯勿干帶而後棄焉九齡獨常
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
節公主並獻寶鑑九齡上事慶平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表
仁節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父能終始者及為相謬謬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止人武惠妃謀陷太
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
趣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賁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无以正行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仲方生岷秀父友高邕見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為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邕拜御史大夫表為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官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為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議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懿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太節昭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豐致台臺易謀事無成功且其凶惡不可從我始至以代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賄之盜外有懷毒萬里之臣師臣不得在臨邛不得在桑梓則天下

血流齒豁成兵毒疖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寬宏不配行誥侯祭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為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為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又詔幸禁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對令往發以辱黃門擊獄逢赦不見有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為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昌或誅或繫翌日召仲方謁宣武牙關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明關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策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為華州刺史召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即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煬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刻晦仲方在鄭鄭吏治護鍾石以聞傳

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大敏鞠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封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自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問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竟

博多可休頃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三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敢自慰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暇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法混渾源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為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為司庫員外郎與法皆以累貶洪後為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法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法渾及洪四子復為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為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法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混字大中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為通川郡長史改封王府諮議參軍初法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衡之及當國混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疆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纖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

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浼執鄭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旣藝帑司給輸。乾隱浼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報以法。會歲數。稔丘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歛。復。洛。宋。陳。梁。文。鉤。剝。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浼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浼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宋教覆。實。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貳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戶。貳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浼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廉浼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浼。培刻。從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刑部尚書。為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浼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浼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元靖東南。浼功多。時里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浼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

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發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王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脩塢壁。起建業城。京嶺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王岑督役。日數千人。涉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紅龍。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明大關。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浼亦撓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緡相餉。酬然。浼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泉方中渭北。浼運米饋之。舡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舡臨江。浼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開閼。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浼旣宿齒。先達頗簡。倂授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閼輔早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浼專。

督之而琇畏其剛復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由是
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奏運錢
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
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
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曰宰相劉滋齊映曰昨聞輔用兵方
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彼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
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為黨與寢
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吏札滉辭不敢
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且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
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元佐辦裝又以
綾二十萬緡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
久近歲一渡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
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郭洮渭各置兵二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
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
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牧祿俸募
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習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

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滉雖幸
相子性節儉衣裘茵任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
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庶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
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擁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
位清絮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
得張旭筆法盡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其務故
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
以得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居終立大功滉
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憚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
得志則疆肆蓋自其性云子君直事終國子司業

其子仲開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
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議滉行事號江承命立草數千言以
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
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絳為倉曹參軍絳苛斂吏乃說阜悉
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阜悅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
大旱民請蠲租賦阜附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

之事聞貶撫州貧外司馬三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
賊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舉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觀察
使叔文敗即拜節度使鎮海一馬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
抵以簡儉治所至有頃召拜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太明宮
留守穆宗以舊傳因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
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臯貌類父既孫不復視
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間鼓琴至止息歎
曰美哉絳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降
肅殺其歲之是年晉秉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綏其
商絃與宮同音巨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
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
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
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感憤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
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
子陵令無憂谷女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

陸州別駕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
數上言言得失權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即位起為淮
南黜陟使復為諫議大夫是後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發久無編紀
莫綴其什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准江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
輔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
久廢請斷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千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唐書每緡
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工
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三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
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
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
兆尹貞元十年終國一酒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鉅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
宗開元時厲精求老氏動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
而功已成及八平公左右公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
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增黷切較力雖多課
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一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

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寶時庸能有救哉

列傳五十一

